

# 三叉神經痛 手術最根治

神經外科專科 李世偉醫生



作為神經外科醫生，每日都看很多痛症，最常見的是腰痛及坐骨神經痛。病者的日常生活受到痛楚所困擾，但旁人往往不察覺，見他們生活如常，以為痛楚並不嚴重，正所謂「有苦自己知」。當病者的面部有痛楚的表情時，那往往已經是劇痛了！但若論痛楚程度，有一種痛症比坐骨神經痛還要痛的，那就是三叉神經痛。

「三叉神經痛」一般為原發性疼痛，病發率不及坐骨神經痛般高，但痛楚程度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有時病人毫無防備就會出現一側面部疼痛，或有時反應為牙痛、額頭痛，發病時不敢飲水、吞嚥和講話，苦不可言。出現類似疼痛時，並非一定是「三叉神經痛」。若表徵是牙痛，病人應先找牙醫，看看是否牙的問題。如蛀牙治療後仍疼痛不減，那就要看看是否三叉神經痛。治療方面，可分為藥物、射頻及手術治療。藥物是多數人的首選，只要對症下藥，大部分病人的痛楚都可得到控制，但藥物的

主要功效是舒緩，不能根治，亦要長期服用。射頻是經過面部穿刺，消融受血管壓迫的三叉神經，但術後神經破壞部分會麻木，有些病人要經長時間恢復，追減消退麻木感，而有效率只有六成左右。若要根治，還是手術治療為佳。

「三叉神經痛」的手術治療方面，主要是針對其病因，透過「微血管減壓手術」，把壓迫三叉神經的腦血管分開。醫生在病人耳後開刀取走一小片顱骨，然後透過顯微鏡的輔助，找出三叉神經區域及被血管擠壓的位置，然後將血管與神經分離並放入纖維軟墊，將兩者分隔，令血管不再擠壓或刺激三叉神經。這手術能即時消除三叉神經痛。

很多病人聽見「開腦」手術便會顯得很緊張，這是可以理解的。誠然，治療三叉神經痛的手術比坐骨神經痛複雜，技術要求也相對較高。但在現代的手術顯微鏡、顯微手術技術及神經電子監察系統的輔助下，有經驗的醫生都能安全地進行手術，術後觀察兩天左右便可出院。希望這些分享可減輕患病朋友對治療三叉神經痛的恐懼及誤解，積極根治困擾已久的痛。

# 春遊杭州

靜 文



過年不在家似乎成為了這幾年都市人生活的一種潮流。我們家也不知從何時起開始慢慢地養成了春節就該一家人外出遊玩的「習慣」。今年爺爺奶奶也加入我們的自駕遊隊伍，為免路途遙遠而奔波，杭州成了我們的不二之選。因無法忍受除夕夜萬家團圓時清寂之苦，住宿方面賓館酒店之類自然不在考慮之列。精挑細選之後，帶廚房的兩居室民宿恰是剛剛好，雖在異鄉，一家人也可包餃子、看春晚、熬年兒，其樂融融。

無論新潮流如何變幻，對於父母那輩人來說，正月初一燒香祈福總是少不了的儀式。此時在杭州，去靈隱寺添一把香火自然是極好的。儘管從除夕晚上開始整個杭州便持續陰雨綿綿，但初一大早全國各地的香客仍扶老攜幼、熱情不減地把去靈隱的路堵得水泄不通。彼時靈隱，蒸騰的雨霧、燃燒的香火，帶著人們美好的祝願，不斷交織繚繞，發酵聚集，讓佛祖也喧鬧了一整天。

回想早年少不更事，對陪父母參加這樣宗教儀式感很強的活動，我總帶着一種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不情願，覺得是一種無望的封建迷信。長大以後，看他們為家庭、為子女的操勞和辛酸，才慢慢感受到這儀式中間包含的親情羈絆和祈願。也許對他們來說，在佛前的一跪一拜一祈願，也是對家庭和子女更盡了一份心力吧。

初二的杭州難得放晴一天，一家人遊走蘇堤，乘船至湖中心觀三潭印月。艷陽高照，自是碧波蕩漾，遊人如織。我媽韋車暈船，聽要坐手搖船遊西湖，自是懼怕不已，在一家人的百般勸說之下下了暈船藥才勉強同意上船。不料吃了西湖船工技藝了得，口才更是了得。平穩行船之餘，把雷峰塔倒掉的淒慘身世，中秋夜三潭倒映三十三個月亮的浪漫傳說，講解得玄乎其玄，妙乎奇妙，神乎其神。

除了西湖，每次來杭，九溪都是我必遊的。《桃花源記》中說：「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總覺九溪與杭城就如兩個平行世界，如桃花源一樣是遺世而獨立的。雖沒有落英繽紛的美，但也有參天的碧綠，夾路的茶田，潺潺的十八澗。而龍井村就是那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隱秘存在。

之前一個人走九溪，總習慣沿乾龍路上，楊梅嶺出。這次沿龍井村路走自是大不同。春意闌珊，山嵐煙雨，一點兒也不惱人，山間我手機迴圈播放着王菲的《心經》，低吟淺誦，空靈歡喜。一路有溪流不斷穿路而過，行路濕滑，我爸忽然牽起了我媽的手，爺爺與奶奶自然也是相互扶著，呵，中老年人的愛情也在這山靈俊秀中不經意地迸發。

「飛雪瀾漫江南岸，靈峰時現在眼前，一樹梅花紅似火，嬌羞點染層巒間」。到杭州時已經錯過了年前的那場杭城冬雪，靈峰訪梅自然就不能再錯過。其實，這個季節不只靈峰、孤山、超山這些訪梅聖地，即使走在杭城山間尋常小路，冬日蕭瑟中不經意就會有陣陣梅香襲來。中國人常道梅花「清雅俊逸」、「冰肌玉骨」、「凌寒留香」，那日靈峰大片綻放的梅林，在春雨漸瀝中，枝條掛着晶瑩的水珠，堅韌中帶着嬌氣，卻也楚楚動人，惹人生憐。

那天，在韓美林藝術館，我們一家人參加了剪紙迎春活動，每人剪下了一個立體的「春」字。爸媽和爺爺奶奶把他們的「春」掛在了老家，我把我的「春」掛在了北京的出租屋裏。

於是，今日看到這「春」想到千餘公里之外的另外兩個「春」，就自然地打開電腦，要記錄下這春節裏的美好記憶，也記錄下春天來臨之際異地共迎春的思家之心。



早前我慕名而去看了劉健的《大世界》，難得遇上一部中國動畫長片實力之作。《大世界》入圍歐洲三大影展的主要競賽單元，聲名遠播柏林、康城和威尼斯的國際影展。他自編自導，動畫片長七十五分鐘，自己一人耗時三年多，把動畫片的每一張圖都親手畫出來。他不負衆望，其作品榮獲第五十四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

電影的故事主線很簡單，描述工人小張如何不畏艱難，鋌而走險，為了幫助整容失敗的未婚妻重建信心而搶劫了一百萬。一個非常簡單的主線，卻發展出千絲萬縷的黑色幽默故事，人物關係變得愈來愈複雜。互相並不認識的人，最後都糾纏在一起，並且互相追逐和相殘。他們包括黑幫大佬、職業殺手、流氓、小張女友的鄰居、醉心科學發明的劫犯等。他們本來各不相干，最後都因為這區區一百萬元之數，便互相廝殺。《大世界》的成功被扣連到塔倫天奴的《危險人物》（Pulp Fiction）之上，

# 呂壽琨——抽象・尋禪

鄧海超



「我不是因為知道有抽象派，然後就去寫抽象。我本於中國畫道精神，求個人絕對自由的表現。」

——呂壽琨

在近代中國畫壇上，香港水墨畫家呂壽琨（一九一九——一九七五）是一位舉足輕重人物，他在革新國畫方面起着重大貢獻，啓動「香港新水墨畫運動」，並培育了一批日後活躍於香港藝壇新水墨畫家的先導者，將中國水墨畫帶向新層次，其在畫史上的定位，應該得到重新確認。

當我們對其畢生創作歷程和作品細加研究，便會發覺他雖然力倡新水墨畫，但對傳統探索從未間斷，也在來港後受到香港山水風景的感染，以「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理念創作了大量寫生山水，以至後來轉向半抽象、抽象而創立獨樹一幟的「禪畫」繪畫新風。他畢生的藝術道路可說是「傳統」、「寫生」、「抽象・禪畫」三軌並行，締造了「香港新水墨」新貌，比對大陸和台灣水墨畫的發展，更居風氣之先。

呂壽琨生於廣州，父親是知名畫家呂燦銘（一八九二——一九六三）。自幼得其薰陶，亦與多位傳統畫家如趙浩公（一八八一——一九四六）、盧振寰（一八八七——一九七九）、黃般若（一九〇一——一九六八）等交遊，從而得窺傳統堂奧和有機會觀摩古代諸家畫蹟。他對歷代名家的筆墨技巧有深刻認識和掌握，如香港藝術館藏「東昇圖」（一九四八），深得宋代畫院工筆重彩禽鳥動物畫的精髓，並附呂氏長題，揭載其對國畫創作、臨摹和與畫家往還的體驗，極具研究價值。該館藏的另一幀「山水卷」（一九七三）是呂氏逝世前二年所作的傳統山水精作。畫卷中山巒大紅鋪排有度，樹石皴寫筆墨嚴謹，深得古代傳統山水三昧和他對各家風格的糅合融會。畫末題跋中呂氏敘述其對國畫意境的深入了解：「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呂壽琨「香江夜」（一九六一），水墨設色紙本，43×95厘米

作者供圖



▲呂壽琨，攝於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香港藝術節聯展」，一九六〇年

作者供圖

。此吾國性靈心畫，與西方視覺眼畫不同原理之基本。教者明道解惑，學者知其所止。畫者功同造化，明理歸真，畫道同行。」反映呂氏不但能不受傳統所困，認知和強調「傳統是不斷創造、貫串而成的」；而「學習技法和使用技法，必須注意原則則是『法由理生、習法明理』，能知其法，即可立我一畫之法」。

呂壽琨移居香港後，醉心於香江秀麗的山水風景和城市景觀，在寫生、寫實基礎上，以精湛筆墨技法描繪了不少香港山水、風景畫作，包括多幀以維多利亞港景觀為題材的精作，如「香江夜」（約一九六一）以水墨渲染城市暮色，並以淺綠設色點染華燈初上的情景，已具抽象化的現代精神。五十年代他開始「半抽象」的創作，以簡略的水墨造型和抽象化符記象徵香港獨有的「木屋」及「帆船」。香港藝術館藏的一幀「普照」（一九五八）以雄渾率放的筆觸呈示抽象化畫面，畫幅中央以硃砂染畫放射式的意象，有如在頓悟中靈光閃爍，反映其日後糅合道釋哲理，獨創「禪畫」的端倪。

呂壽琨最具獨創面目和取得卓越成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已經出現的「禪畫」。他對儒、釋、道三家學說了解殊深，將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無為自



▲《大世界》電影海報

資料圖片

在」和佛家的「禪行頓悟」哲學三者合一，締造了意象超然物外的禪畫，而象徵道家的「夢蝶」和象徵佛家的「蓮花」以及火焰等成為禪畫中的主要元素。這些禪畫創作在六、七十年代臻至高峰，矗立香港新水墨畫的抽象新風。在一九六九年所作的「禪畫」中，他以濕筆和焦墨擦染蓮葉，塊面與書法筆觸交織無間，上以硃紅點畫有如火焰的蓮蕊，有若修禪者頓悟禪明的境界。「靜觀自在」（一九七四）是另一幀禪畫代表精作，他以排筆濃墨隨意揮灑，行筆縱恣，虛實相生，抽象化塊面和寫意結構，有若磐石大地、又如萬象行止；上升起一朵火焰，超然物外。是道是禪、象裏象外，體現了有念無念，還我自在的哲學境界。呂壽琨也創作另一種風格的「禪畫」，在水墨設色中加入其他物料，產生化學作用和半自動效果，令水色墨染自然暈化、有如天地渾沌中萬物初生，本無形相的面目，靈明頓悟，無聖無礙。這些抽象化禪畫，啓現了呂氏的獨具創意的境界，也影響着一整輩的香港新水墨畫家，締造了香港水墨新路向。

「我不能因抽象畫被稱讚而繪抽象；不能摒棄什麼，也不能固執什麼，今後也許仍要由寫生、半抽象、抽象、團團轉的繪下去，回看也是轉動。只要轉動便覺自然，只要專心於求畫，無論繪什麼也沒有關係。」呂壽琨這段自述，反映了他抽象、尋禪的藝術歷程，也是香港新水墨的精神寫照。

（註：文中引用圖版及畫作，曾於香港藝倡畫廊「呂壽琨——水墨傳奇四十年」大展中展出，香港藝術中心及香港藝倡畫廊，二〇一五年，並刊於畫冊。香港藝倡畫廊及呂壽琨家族慨允引用，特此鳴謝。）



▲呂壽琨「禪畫」（一九六九），水墨設色紙本，149.5×81厘米

作者供圖



▲呂壽琨「紅」（一九七〇），水墨設色紙本，57.5×31厘米

作者供圖



工作後就開始自己為一日三餐做規劃和打算，超市裏常常設有陳列着各式海鮮的櫃枱，我卻很少動念去購買什麼，反而持續地想念家鄉的魚。少年時代的印跡大概就是會這樣如影隨形吧，不管漂泊多久，走得多遠，口味始終會被這烙印在骨肉裏的印跡所影響。

我的家鄉在內陸，但卻有數不清的溪流，河水和池塘，也自然就有豐富的水產資源。父親在長江邊長大，最認得魚，也最擅長燒魚。集市上有時候能看到兩腿帶着河泥的農民，他們面色黧黑，牙齒發黃，笑容是靦腆的，他們的面前多攤着一塊編織袋，上面散放着我聽都沒聽過的各種魚，父親全都認得，在我年少的時候，他總會興致勃勃地一一告訴我，這種魚怎麼

燒，那種魚怎麼燒。

魚頭湯是父親的拿手菜之一。買回來新鮮的鱸魚，大塊剝開，油鍋熱後放點花椒薑片之類，再噴點料酒和醋，加水燉煮，放點胡椒粉和香菜，很快就得到一鍋奶白色，香氣誘人的湯。魚頭煮得似爛非爛，白得透明。用勺子小心地舀起一點，熱辣辣，頗窺貌，半透明，入口滑潤。在舌尖打個轉兒，鮮得站不住，飛快滾落下肚，額頭上滿足得冒出汗來。兒時我拒絕吃這種東西，因為魚頭的形狀很猙獰，肥膏的口感也覺得怪異，只願意吃點木渣渣的魚肉。長大了，漸漸能夠欣賞魚頭的軟嫩肥腴。父親燒魚頭湯，從來不放豆腐，說是不會被沖淡滋味。他不會做什麼麻辣魚

# 家鄉的魚

頭，剁椒魚頭，幾十年如一日，只會安分守己地守着一鍋白湯。每次從外地回家，父親一定燒魚頭湯給我吃。我毫不客氣據案大嚼，他就笑咪咪在旁邊看——他平日裏也是很喜歡喝魚頭湯的，但我回來，他就只喜歡看我喝湯了。

小時候，父親還經常燒「戈魚」。戈魚的學名叫黃鰱魚，黃鰱子，是一種頭扁身圓，渾身長刺的魚。它的刺好像戈矛一般，尖銳無比，又非常硬，很容易戳傷人。家裏買了魚，我都要蹲在盆前摸一摸，唯獨戈魚讓我望而卻步。至今仍記得父親收拾魚，好幾次被刺破了手，流出血來。戈魚皮色黃黑，有如蛇鱗，燒出來品相不好，但口感甜潤鮮美，而且因為只有一根

林 玲

脊椎骨，吃起來方便得很。祖母說，從前家裏做飯，經常把戈魚短暫醃製之後，倒插到米飯鉢裏一起蒸了。米飯熟透，拽着魚尾巴一拔，一根大刺就拔了出來，飯裏刺下的是整條整條的魚肉。如果用糯米飯蒸，就更好吃了。

過春節的時候，漁民捕來大青魚，就到了醃魚的時候了。青魚體型龐大，長到一米多也不稀奇，體重可達好幾十斤。魚一般是小了肉質才細嫩，這麼大的青魚，可想而知口感是多麼粗糙。祖母在世的時候，冬天都要醃上幾條。買來青魚，放在木澡盆裏，用搓衣板架起來，一板一眼地剖開魚腹，抹上大量的香料，再用木棍撐開魚腹，掛起來風乾。青魚體積龐大，處

理起來非常費事，所以有時候就買些小的魚，無非是草魚、鯪魚、鯉魚之類。醃的魚到了時候，蒸出來是半透明的，魚肉絲絲分明，或者變成一瓣一瓣的，桃花一樣漸變的顏色，刺也軟了。再等到晚春初夏的時節，還會微微滲出油脂。魚肉和醃料中的酒在漫長的時間中漸漸融合，不分彼此。魚還在蒸鍋中的時候，滿室就飄起中人欲醉的酒香。

家人燒的魚，魚固然是俯拾皆是品種，例如鯽魚，配料選的也都是田間地頭菜市場常見的食材，比如青蒜。青蒜即蒜苗，還沒結蒜籽，便宜得不值得一說。燒魚的方法也再簡單不過，可燒出的魚就是湯汁豐美，魚肉細嫩。少年時，我們吃完了魚，還要把湯都舀起來拌米飯。

如今想來，竟也不知是想家了，還是想魚了，又或者，應該說是想念少年時家鄉裏家人們燒製的魚了。